

# 鸡在瘟疫蔓延时

原创 蔚琳颖迪呈杰敏洁 GQ报道



养了三十万只鸡的邢海超觉得，封路封住鸡苗，这逻辑哪里不太对：人命是大于天，但市场出了问题，就是民生出了问题，这人命不也需要民生去维持吗？

.....

①

“新年第一炮，先豁四箱”

大坑挖了1米深，一直延伸出去十多米，河南漯河舞阳县吴城镇的户外气温不到8℃，3万6千只鸡雏正在坑底“叽叽叽”叫个不停，毛茸茸的小脑袋活泼地挤来挤去。此前的21天，它们还是3万6千颗种鸡蛋，在金吉禽业37°恒温的孵化箱里，精密、卫生、安全地等待被孵化。1月23日，腊月二十九，这批出壳刚一天的小鸡雏，一筐一筐，连着蛋壳，通通倒进了新挖的土坑中。

挖掘机几铲子，土就把鸡雏盖住了。工人们都是大老爷们儿，还是忍不住掉眼泪，“叽叽叽”的声音很快变小，消失，总经理张振刚倒是没哭，只是“那心像针扎一样”。

大年初一，张振刚活埋了第二批，还是3万6千只。初三，3万6千只；初五，3万6千只。后头还有6批在候着。不出意外，2020年的这个年关，他总共将失去36万只小鸡。

张振刚没敢和家里人商量——老母亲已是癌症晚期，再经不过这样的刺激；10岁的女儿最爱小鸡雏，每次来厂里都赖着不走。活埋鸡雏的视频最终还是被家里人看到了，妻子说，女儿哭得不得了，“爸爸太狠心了！”

不是爸爸狠心。张振刚没法解释，说到底，这是“没有办法的办法”。





张振刚目前已活埋了近15万只小鸡（图片来源：张振刚）

从1月20号开始，新冠肺炎疫情严峻，公路封锁，活禽市场关闭，饲料运不进来，鸡苗卖不出去，全国各地的养鸡户都度过了一个惶惶然的春节。河南尤甚——在堪称全国最严的“封路”政策

之下，鸡甚至逃不出自己的村庄。河南商丘人佳宁的青年鸡迟迟不能出栏，被压死了五六十只，死鸡被她扔进锅炉，化为灰烬。河南许昌的王俊杰把十几筐刚破壳的小鸡仔倒进麻袋里，送给养狗场的朋友去煮熟了，喂狗，没收钱。来自河南荥阳的邢海超发布了一则埋鸡的小视频，黄毛和黄土混在一起，配上他沉稳的河南口音的旁白：“新年第一炮，先豁（倾倒）四箱”。热门第一的评论获得了1170个赞：“都不要了吗这是，都是生命呀！”

安徽淮南的刘胡金跟我们边讲边哭。1月21日，他把9650只青麻鸡鸡苗刚拉回家，看到武汉传出消息，没当回事：报道里只提了野生动物，没提到家禽。此后几天，手机新闻弹窗让他开始紧张：确诊数目节节攀升，人得病，活禽市场也给关了。大年初二，他和妻子算了笔账，养成这批鸡，得花17到19万，俩月后出栏如果卖不出去，就是亏17到19万——埋了吧。

多喂一袋粮食，就多浪费两三百块钱，刘胡金当天就给小鸡断了粮，鸡仔饿的嗷嗷叫，聚拢到一块。

大年初三，刘胡金扛着铁锹，一个人到村外荒地里挖了个大坑，三米宽四米长，挖坑时“眼泪都是哗哗的”。

大年初四傍晚，9650只小鸡装进饲料袋，刘胡金电瓶车开了两趟，打着灯，倒了下去。

## 2

### “鸡比我正常多了”

来自外界的消息层层传递，传到省，传到县，传到这个国家的神经最末梢。传到王萍的鸡棚子时，距离钟南山院士到达武汉，已经过去了九天。大年初四晚上，河南开封的王萍给妹夫打电话，你帮我捎点东西呗？妹夫说，你们村早都封路了，我过不去！

王萍跑出鸡棚子200米远，才发现村里的路已经封得严严实实。她盯着鸡舍的这几天，村口已经砌了个土墙，村干部在路口把着，谁也不让过。

几天之间，大大小小的村子都封上了路，各村有各村的办法，用电线杆拦着，用挖土机挖坑，或者一台汽车直接横在路中间，车里没人，也没钥匙。

邢海超本来打算送鸡苗，大年初一，一觉醒来，自己的村子像碉堡一样，被大大小小的土堆围得严严实实，每500米就有一个交警或公安把守。把守的人说，有村委开证明就能出去。过了一



天，村委的证明也无效了，最近的客户就在五里地外也运不过去。

到手的订金一单一单往回退，邢海超急了。高速路口离家只有几里地，他想办法把车开上了高速，一个一个地勘察出口。情形没有好转，反倒愈加糟糕了起来。交警拦下他：“是你的命大（重要），还是你的鸡苗大（重要）？”

鸡苗出不去，蛋也出不去。河南新镇的刘伟涛看着鸡蛋一件一件往仓库里积压，急得连鸡舍都不想进，“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”。他手里一万多只种鸡每天依旧在下蛋，种蛋必须在十天之内卖给孵蛋厂，要不就成了鲜鸡蛋，鲜鸡蛋比种蛋一箱差上百元，一天就赔两三千，一个月就赔近十万。妻子拣蛋的时候和他生气，他也没法儿，就瘪着嘴不回答。

他在年前二十八听说了武汉的事儿，但觉得“它又不是禽流感，和鸡没关系。”直到大年初二下午，他从村西头走到东头，看到路封了，心想那么多医护人员都去武汉了，封几天就差不多了。几天后再一看，土堆换成了红色的铁皮瓦，把路封的死死的，蛋彻底送不出去了。



村里用红色的铁皮瓦封了路（图片来源：刘伟涛）

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王萍一家。村里没有人去过武汉，也没有疑似的患者。春节前她看到新闻，总感觉“国家这么强大，一下子就能把它治住”，没有多准备饲料。现在没料了，他们在养殖群里呼吁，可提供饲料的经销商说，料运不过来了，让它们自己死掉吧。他们又问，那这个损失怎么办？对方还是说不管，到时候再说，别人经销商怎么办咱就怎么办。

王萍只能减少给两万只小鸡喂食的次数，原来一天喂两次，现在只能喂一次。平常喂上30袋，现在10袋都喂不到。原本这个阶段，小鸡长得最快，毛比较少，身上的肉红乎乎的，现在一看就瘦了。丈夫晚上进去加料，一打开灯，一听饲料车子响声，小鸡一下子都蹦起来了，“好像是很饿很饿的样子，挺可怜的”。

有天，丈夫从里头拿出来10多只死掉的鸡，它们体型小，抢不过人家。王萍在干涸的河沟里挖了一个大坑，把它们一起埋了。

佳宁进到鸡舍一看，才发现有五六十只鸡被压死了。她家的肉鸡已经长到六十天，初三就该往外出栏了。可动物检疫开不出来，就不敢往外发。四万只肉鸡挤在笼子里，晚上睡的时候睡不开，压到下面的就死了。死掉的鸡往那儿一躺，上半身的羽毛没有了，肉都被踩烂了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

家里有锅炉，死鸡直接扔到炉子里烧了。小鸡苗运到家60天，白天要喂，晚上要检查，怕温度低了，怕老鼠伤它。现在佳宁一只一只往炉子里扔，心疼也没用，她更心疼看见父母擦眼泪。

和道路一同封堵的是一个家庭现金流的运转。重庆卖土鸡的高飞刚刚收到去年的账户余额对账单，显示余额还有2576.34元。山西运城的小颖一家去年刚找民贷借了60万修鸡舍，买设备。贷款得每年还一次，一次还10万。他们养的时候都不知道会赚还是会赔，就只能赌。买鸡苗的时候赶上猪瘟，猪农们伤心了，改养鸡，推得鸡苗价格水涨船高，到了6块一只。现在卖的却是最便宜的鸡，2块5一只也没有人拉。“正准备把钱给人家还呢，突然出现这种情况了。”

今年刚好是秀姐的本命年。她的微信个性签名是，“成功的路上没有电梯，只有一步步爬梯子”。可这梯子总容易断掉。今年上半年，她通过养鸡好不容易赚了四五十万，便给家里买了一辆十多万别的克领克越野车，总算是不用开货车出门了。“现世报，赚了就还回去了”，最近三个月行情不好，她已经亏了四十万，春节再碰上疫情，很快就要拉平了。

安徽淮南的张后风手里只剩下两三天余料了。他用的是“东方希望”的饲料，这几天天天打电话问，厂里的人告诉他，厂里没有原料，一点儿库存都没有了。他还看到朋友圈里批发商说，集贸市场不准卖了，那些大的经销商的摊子都给拆了，没人敢来拉鸡，“手里有鸡的都完了”。

除夕当晚，张后风连小孩的压岁钱都没给。白天，他打起精神去鸡舍巡视，三万只麻鸡精神挺立，还不知道即将面临饿死的窘境，倒是他萎靡不振，“鸡比我正常多了。”

3

## “村长是亲哥也不顶用”

为了让两万只小鸡多活一天，王萍的丈夫一大早骑电动车出了门。他要去上粮点收玉米，再找加工的地方把籽打碎。村里封路，开车过不去，电动自行车遇到土堆和电线杆，还能把车搬着翻过去。料打好了，他一次只能运一点，四五趟来回，勉强够鸡吃一天。

初五，四川德阳的秀姐终于联系上一位客户，愿意拖走25000只鸡苗。第二天，她先把其中5000只鸡苗装了货，带去当地的畜牧局报备。照流程，畜牧局给小鸡照相、抽查、消毒，她再报上买家的身份证信息和电话号码，就能拿到获批手续了。

可这天，工作人员让她证明，这些鸡真是从她厂里拉来的。工作人员问：村里都封路了，我怎么知道你的鸡是哪儿来的？秀姐回答，村里的确封路了，一条双向车道，左侧挡了一辆车，但右侧还留了口子，以备紧急情况。这个答案不被接受，她只好回村开证明。回到畜牧局，工作人员又说，买家也必须拿到当地畜牧局的批准。于是她又回了村，在村口接上客户，反复给买家那边的畜牧局打电话。

电话里，两边的工作人员沟通了一番。可挂了电话，本地的工作人员却对秀姐说，对方是用手机打来的，必须用028的座机打来我们才认。他们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：现在是特殊时期，你要理解。

“我一只鸡五分钱亏本处理了，我理解你，谁来理解我？”秀姐又把5000只鸡苗拉回了家。



四川德阳秀姐的鸡苗（图片来源：秀姐）

疫情面前，村长是亲哥也不顶用。邢海超去找当村长的哥哥，哥哥告诉他，自己也开不了路，邢海超去找畜牧局，局里回答：人命大于天，你们那个损失在人命面前，不算什么。他明白这个道理，但又觉得这逻辑好像哪里不太对：人命是大于天，但市场出了问题，就是民生出了问题，这人命不也需要民生去维持吗？

电话里，邢海超用浓重的河南口音向我们朗读了一则通知，由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、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和公安部办公厅在1月30日联合下发，重点是“严禁未经批准擅自设卡拦截、断路阻断交通等违法行为，维护‘菜篮子’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正常流通秩序。”想到这一点，他打算联合当地的其它养鸡户，一起拨打市长热线。

在山东的几个养殖户微信群里，一封申请信正在流传：致尊敬的莘县农业农村局，畜牧服务中心各位领导....信上主要提了三个问题：养殖户这次倾家荡产怎么办？大量的家禽尸体怎么处理，会不会叠加爆发动物瘟疫？疫情过去以后，大家吃什么？落款的申请人写着：畜禽养殖生产者。结尾还有一句：请广大畜禽养殖户扩散转发！



一位养鸡户把这封信转发到一个养鸡技术教学群里，五个人跟着发了点赞的表情，群主很快回复：本群没有领导，你发了领导看不到。

23岁的小颖想不通，该怎么帮养鸡的父母渡过这一关？她平时在杭州的一家淘宝网店做美工，过年才回到远在山西运城的家。她不懂养鸡，临时在网上查资料学习。她在抖音上搜索“收鸡”，联系了一圈，没有人收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收。初五晚上，她一夜没睡，突然想到，网红的关注度最高最快，说不定能帮忙呼吁一下。她登入李佳琦、毛毛姐，以及其他60多个网红的主页和直播间，给他们发私信、写评论，求他们帮帮养鸡的人，24小时过去了，没有收到回复。

她不敢在家主动提起这些，接听采访电话也要站在鸡棚外的山里面。家里没电脑，父母对互联网的了解局限于手机上的微信和抖音，“你（要采访）跟他们说不通的，他们不懂杂志、公号是什么概念。”

比起来，43岁的易忠华面对媒体更主动些。他加了11个养殖户的群，有人在群里发了国务院疫情督查平台的二维码，显示正在征集疫情防控线索。他扫了码，仔仔细细填写上自己的情况，希望有人能帮忙。他还在一篇名为《所有畜牧行业养殖人转发起来》的文章底下留了言，随后接到了四家媒体的来电。

易忠华把两位记者拉进了一个养殖户的微信群，想帮记者多了解些情况。但在记者进群自我介绍后，群里很快出现了反对的声音，几个养殖户要求记者必须把身份证拍照发在群里，自证身份。

一些养殖户直接在群里指责易忠华：

“这样的人少接触，不知根知底！”

“是你们认识？还是你家亲戚？”

“这个不能乱说话。”

“要是间谍呢？”

.....

最后有人直接威胁易忠华：你出来说话，不然马上报警！

记者们退了群，易忠华觉得群里的反应他也理解，这群养殖户离媒体太远了，“办件坏事容易，你想帮忙，他们绝对不相信。”

## “没办法，哪有什么办法？”

易忠华在湖北宜昌的鸡舍，是用猪圈改的。2019年，他和妻子花了十天时间，在猪圈上方加了一个吊顶，贴上草帘、草席、保温棉和隔热膜，还在网上买了一个烧煤的热风炉代替了小火炉，给鸡苗加温。

前年这时候，易忠华还是个养猪户，到了6月，他在养猪户微信群里听说，非洲猪瘟要来了。圈里的10头母猪、60头肉猪，赶在猪瘟传到宜昌之前，母猪300块一头，肉猪一斤6块，他赶紧过秤给卖了。据易忠华说，2019年6月，猪瘟传到了宜昌城，那些消息不灵通的人，家里的猪被赶去电死、深埋，损失比他惨痛多了。



湖北宜昌易忠华用猪圈改造的鸡舍（图片来源：易忠华）

当年是几个养猪微信群救了易忠华，今年他手里握了11个养鸡群，却一点小道消息没拿到。春节前几天，易忠华在微信群看到有人转发，新冠肺炎可能对畜牧业有影响时，已经晚了，关闭活禽市场的命令已经下来了。5000只成鸡在除夕前正是出栏的时候，平常销售的市场和商户没人敢来拿了。20天前，他还从孵化厂接回来了6000只小鸡苗，安置在了自己搭建的温室里。

大企业张振刚也没逃过。他脑筋活泛，总是走在新闻的前面。20多年前，他在深圳被普及了“环保”的概念，回乡后养鸡场的选址就跟别人不一样，前几年掀起的禁养环保大潮，也没有波及到他的头上。2017年的H7N9禽流感蔓延的半个月前，他也提前察觉“有点不对劲”，把几万只大鸡都宰杀了，逃过一劫，少亏了几百万。

这一次，他是一点都没压准。谁也没想到一场在外省的肺炎，会能影响到自己手头这批种蛋、鸡苗和活蹦乱跳没病没灾的大鸡上。张振刚预测，照这么继续封锁三个月，三百万就打了水漂。不过好在，跟个体养鸡户相比，他经济实力雄厚，眼下还能坚持住。

普通小规模散户是信息最末端的末端。小颖一家在春节三四天前从抖音上得知了封路消息。鸡的价格一天就跌到了最低，拉货的车也少了。父母好不容易联系上一家，说好了能过来。当时鸡118天了，离出栏还有两天。对方中午打来电话，出价2块5。母亲说，不行就卖了吧，反正要赔，那就少赔一点。父亲一时没舍得，要再考虑一下。

半小时后打过去，对方说，不拉了。

养鸡的决定是在2019年初下的，一家找人借了60万块钱开始养鸡。小颖所在的胡张村距离城区两小时车程，村里都是种不了庄稼的荒地，村里人只能出门打工，做零工、钟点工。父母也在广州打工多年，年纪大了，腰也不好，工资养不起小颖和弟弟。父母亲盘算着做点别的。

小颖的母亲看到了朋友养了鸡，一茬鸡赚了6万块钱，他们也不了解其他行业，也不认识人，决定也养鸡。家里存款只有两三万，找不了银行贷款，找的民间借贷利息比银行利息高，要求每年还十万。他们买了村里的一块靠着山的荒地，建场地，买全自动的设备，再去登记领一个牌照，准备赌一把。一家人也想到了，禽流感刚过去两年多，应该不会那么快再出来了。

但现在，活禽市场关闭了，鸡没有人收，饲料也运不进来，小颖一家的饲料最多能撑三天了。小颖不敢在家提这件事，一提父母就会哭。父母两个人每晚坐在家里哭，说天灾没法。

非洲猪瘟之后，易忠华一家人没了存款，初中学历的易忠华在百度上搜索，自学了建温室和养鸡流程。5000个鸡苗、疫苗、保健药，再加上热风炉，他向亲朋好友借了四、五万块钱，都投了进去。

吃了四个月饲料的5000只成鸡没地方卖，易忠华现在欠了15万饲料厂的债，利息还在滚。他盘算着出门打工，但他觉得，如今一个湖北人去了外头，是要被歧视的。他或许要重新只种柑橘过活了，他估计，手上的债一家人要还上三到五年，“没办法，哪有什么办法？”

眼下，那11个微信群里，每天都在流传类似的埋鸡视频。易忠华已经计划好了，等11岁的女儿上了学，饲料彻底被吃光了，他就在如今散养鸡的地方挖一个三米的大坑，十个平方就够了，把这几千只鸡通通处理了。



## 等待好消息

一封给畜牧局的申请信，依然在不同省份的养殖户微信群里流传，申请人永远是：畜禽养殖生产者。落款的时间，从1月30日，又被自发地改到了1月31日。

河南开封，李涛手上还有一万多只运不走的麻肉鸡，20天前就出栏了。他经历过禽流感，埋过鸡，最后拿到了政府的补贴，赔得不算多。现在，他不得不盼着第二次补贴的可能。

山东泰安的刘玉升倒是觉得，补贴有更好，没有也不奢求。他说做生意有亏有赚，要是亏了，“责任大头还在自己身上，说明你在这个行业里修行还不够。”



张振刚和他的养鸡场（图片来源：张振刚）

张振刚没能变成最早躲开危机的人，这一次，他成了当地最早一批把鸡活埋的养鸡户。“长痛不如短痛”，他知道不下狠心埋，养大了卖出去，亏损只会比现在更多。他的手机上安装了很多新

闻客户端，从本地的大河网到人民网、新华网，“只有官方发的东西我相信”。

正月初五，张振刚联系上当地的红十字会，再辗转联系上湖北分会，打算把卖不出去的鸡蛋捐到武汉去。数目他都想好了，拉一车，五吨鸡蛋。对方感谢了他的好意，说，我们现在急缺医疗物资，其它暂时不收，等以后需要，会再给你回电话。张振刚天天等着这个回电，好像只有把这些鸡蛋捐出去，他心里才会踏实一点。

但现在，能做的只剩等待，等村里不再封路，等屠宰场、饲料厂上班，等活禽交易市场开放，等着疫情过去。

张振刚坐在他的鸡场，他手里的7万只种鸡，每天还在不管不顾地下蛋。

小颖、王萍、佳宁、秀姐为化名


---

**GQ报道正在征集疫情防控的相关采访信息**，如果您身处疫区、受到疫情影响，或是了解对疫情防控有促进作用的各类信息，**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！**

无论您是**医护人员、患者及家属、疑似患者、物资供应方、运输方、志愿者、疫区服务业人员、了解疫情知识的专业人士.....**我们随时准备听到您的声音！

您可以在**本文评论区、公众号后台留言，或发送邮件至gqreport@163.com**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您能够提供的信息摘要，我们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。

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共渡难关！

 **彩蛋时刻**

在公众号后台回复**彩蛋**，送你一个彩蛋

采访、撰文：洪蔚琳、李颖迪、吴呈杰、戴敏洁

编辑：刘敏

运营编辑：肖呱呱



不 错 过 任 何 一 篇 精 彩 报 道

## GQ报道 | 杨超越变形记：这不是我的世界

洪蔚琳、何瑄 GQ报道 2018-06-24



★ 为GQ报道点亮星标 ★

 延伸阅读 READ MORE

报道 REPORT

外卖骑手、出租车司机、快递员、志愿者...  
...封城九日，他们维护着武汉的血脉

对话 DIALOG

疫情中的心理援助：寻找局部的安全

报道 REPORT

恐慌很正常，当疫情结束，  
才是心理问题高发期

## 记录人物的浮沉 和时代价值的变迁

「GQ报道」，全面、真实、深入、准确的  
非虚构故事，每周为您送上。



识别图中二维码关注

给我好看！

